

SHERLOCK



神探夏洛克

[英] 阿瑟·柯南·道尔 [英] 马丁·弗瑞曼 著

许科译

2

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总社

神探夏洛克

SHERLOCK

[英] 阿瑟·柯南·道尔 [英] 马丁·弗瑞曼 著

许科译

2

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SK15N0226

This book is published to accompany the television series entitled *Sherlock*, first broadcast on BBC1 in 2011.

Sherlock is a Harstwood Films production for BBC Wales, co-produced with MASTERPIECE.

Executive Producers: Beryl Vertue, Mark Gatiss and Steven Moffat

BBC Executive Producer: Bethan Jones

MASTERPIECE Executive Producer: Rebecca Eaton

Series Producer: Sue Vertue

First published by BBC Books in 2012, an imprint of Ebury Publishing. A Random House Group Company

Introduction © Martin Freeman

版权登记号：25-2015-0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探夏洛克.2 / (英) 柯南·道尔, (英) 弗瑞曼著; 许科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5.4

ISBN 978-7-5613-8069-7

I. ①神… II. ①柯… ②弗… ③许… III. ①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3697 号

神探夏洛克.2

SHENTAN XIALUOKE 2

[英] 阿瑟·柯南·道尔 [英] 马丁·弗瑞曼著 许科译

责任编辑 焦凌

责任校对 焦凌

特约编辑 陈彻 庄馨丽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180mm 1/32

印 张 5

插 页 1

字 数 83 千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8069-7

定 价 25.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有问题，请与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 话：(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 真：(029) 85303879

引 言

“马丁，一起来参加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现代版改写吧。”

噢喔。

我感觉脑袋嗡的一声，像是炸开了锅。怎样才算现代呢？是要采用电视创作术语吗？要剔除掉推理么？一辆雷克萨斯车声轰鸣，原来是福尔摩斯和华生正驾驶着它一路狂奔，他们要赶去和“轮椅女”雷斯垂德共进午餐，她可是一位喜欢摆阔耍酷的女同性恋者。

事实上，有关这档剧目，可以读一下《每日邮报》的相关报道，里面有我们制作的全过程。我有些偏离正题了……一股害怕福尔摩斯会变“酷”的念头让我感到有些担心，这种“酷”是一种电视化的“酷”，不是什么好现象，这个您也知道……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酷”。我有一丝担心，您猜对了，是担心没有读过原创故事，就进行改编，会让它与原创故事渐去渐远。

柯南·道尔？要了解。《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也要了解。（不管何种版本，我都愿意看，尽管给我推荐吧。）雷斯伯恩和布鲁斯？还要了解。（福尔摩斯留给我的初次印象便源于这两个人，演得是那么惟妙惟肖。）

有个好消息（是的，千真万确，此外还有莫法特和加蒂斯加盟，我随后会提到他们。），据说将由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出演福尔摩斯。是呀，这可真是个好消息。我一直都很欣赏他的演技，他的确是扮演福尔摩斯的最佳人选。但是要我出演华生，这是一件好事情吗？这个角色有趣吗？我可不想在出镜时“笨手笨脚”，而让他人显得才气横溢。

还有，我对奈杰尔·布鲁斯（我心目中的华生）怀着深深的崇敬之情，他出演华生比我早七十三年（那时候，他看起来只有二十六岁左右的样子）。

就这样，剧本送到了，全都准备妥当了，我是说，一切都已安排就绪。语气、节奏、福尔摩斯和约翰的关系、对白与动作的平衡，凡此种种全然没有照本宣科的影子，令我心悦诚服。史蒂文·莫法特和马克·加蒂斯都是名望很高的作家，

出手不凡当然不足为奇。只是华生比我预想的要活跃许多，这也让他们做到了，对不对？摆脱了华生的窘困笨拙形象，而增添了“威武气势”，是不是？

不，还远不止这些。我是说，身为编剧，史蒂文和马克对福尔摩斯的改编着实令人惊叹不已。如果天才真的存在的话，他们的创新和改革堪称天才之作。而柯南·道尔原创的材料远非我之前料想的那样循规蹈矩，其中也不乏浓郁的“现代”气息。

和原著中的华生一样，约翰是一名军医，因在阿富汗前线负伤而退役荣归。他虽然身负枪伤，但却身强体壮，也与原著并无二致。我早就说过，我之前没有读过柯南·道尔的作品。但当我签约出演华生时，便开始熟悉起原著作品来。现在，我还在坚持研读。读这些作品容不得走马观花，所幸有这么多作品可供阅读，实在是一件令人感到幸福的事情。

故事都期待被改编成剧本，但往往机会可遇而不可求，我能想到的小说作品，很少有如此机缘能被多次改编。事出必有因，这不仅是因为剧情精妙——当然剧情确实引人入胜——或是人物刻画入木三分，虽然这也是不可辩驳的事实，还在于其中的对话妙不可言！越对它做深入研读，越是觉得各种影视改编都一成不变地继承了道尔的这一精粹。这中间不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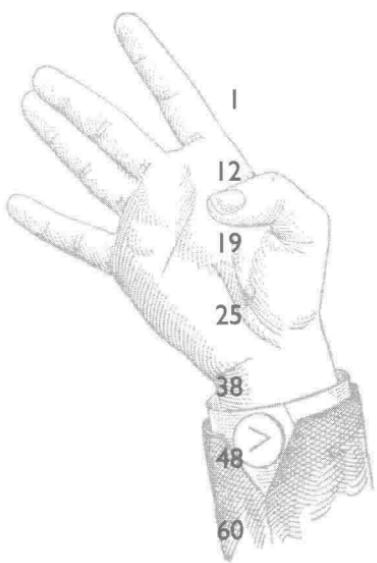
有剧情，更有大智慧。您手中持有的这本书便是这样的好例证。

跟您透漏一点，玛丽·摩斯坦的出现，对约翰·华生来说，可真是个天大的福音。剩下的正等候您亲自去发掘，答案肯定会让您喜不自胜。

马丁·弗瑞曼

(英国著名演员，《神探夏洛克》主演)

第一章	演绎法	
第二章	案情的陈述	
第三章	寻求解答	
第四章	秃顶人的故事	
第五章	樱沼别墅的惨案	
第六章	夏洛克的证据	
第七章	木桶的插曲	
第八章	贝克街的侦探小队	75
第九章	线索的中断	88
第十章	凶手的末日	102
第十一章	大宗阿格拉的宝藏	113
第十二章	乔纳森·斯茂的奇异故事	121



第一章

演绎法

夏洛克·福尔摩斯从壁炉台的一角拿下了一瓶药水，又从一只整洁的摩洛哥羊皮皮匣里取出了皮下注射器。他用苍白而有力的手指装好了精细的针头，接着挽起左臂的衬衫袖口。他注视着自己肌肉发达、留有很多针孔痕迹的前臂和手腕，一瞬间陷入了沉思。最后，他终于把针尖刺进了皮肤，推动小小的针芯，然后躺在绒面的安乐椅里，满足地长叹一声。

几个月来我看着他每天三次重复这个动作，但却依旧没有办法习以为常。相反，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这种情形给我的刺激与日俱增。虽然我没有勇气去阻止他，但是每到夜深人静时，我一想起此事就感觉良心不安。我不止一次想对他说出心里的想法，但我的朋友生性冷漠孤僻，而且不肯接受别人的意见，这使我觉

得毫无顾忌地向他提出忠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强大的力量、自以为是的态度和我所了解的那些特殊的性格，都使我胆怯而不愿意惹他不快。

但是，这天下午，或许是因为午饭时喝了些博讷葡萄酒，又或许是被他那满不在乎的态度所激怒，我觉得不能再容忍下去了。

“今天注射了什么？”我问道，“吗啡？还是可卡因？”

他刚打开一本黑体活字印刷的古书，无力地抬起头来说道：“可卡因，7% 的溶液。你想试试吗？”

“我可不想试。”我粗暴地回答，“阿富汗的那场战役使我的身体至今都还没有恢复，我不能再摧残它了。”

他对我的恼怒付之一笑：“华生，也许你是对的，我也知道这对身体有害。不过，既然它能有如此强烈的使人兴奋和提神的作用，那它的副作用也就算不了什么了。”

“可是你也考虑下得失吧！”我诚挚地说，“也许真的如你所说，你的头脑能够因为刺激而兴奋起来，但这终究是残害自身的病态做法。它会不断加剧器官组织的变质，最终可能会导致永久性肌无力，肯定是得不偿失的。你何必贪图一时的快感，损害自己天生的强大力量呢？你应该知道，我不仅是站在朋友的立场，更是站在一个对你健康负责的医生的立场才对你说这番话的。”

他听了之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两手十指相触，两肘放在椅

子的扶手上，表现出对这话题很感兴趣的样子。

他说：“我内心厌恶闲散。给我难题，给我工作，给我最深奥的电文密码和最错综复杂的案件，这样我才会觉得情绪高昂，才不需要人为的刺激。我讨厌平淡的生活，我所追求的是精神上的兴奋，因此才选择了自己现在的这份特殊职业——也可以说是我创造了这个职业，因为我是世界上唯一从事它的人。”

我扬起眉毛问道：“唯一的私人侦探吗？”

“唯一的私人咨询侦探。我是侦探的最高裁决机构，当格莱森、雷斯垂德或者埃瑟尔尼·琼斯一筹莫展的时候——他们经常如此，他们就会来向我请教。我审查材料，以一个专家的身份提供意见。我不居功，报纸上也不会出现我的名字；工作本身使我的特殊精力有发挥的余地，这种快乐就是给我最大的奖赏。在杰弗逊·霍普的案子里，我的工作方法让你学到了一些经验吧？”

我诚挚地回答：“确实。那是我人生中从未遇到过的奇案。我已经把经过写成了一本小册子，还配上了一个新潮的标题——‘血字谜案’。”

福尔摩斯不满意地摇头说：“我粗略看过一遍，说实话，实在是不敢恭维。要知道，侦探术是——或者说应该是——一种精确的科学，同样都要用冷静、不带感情的方法来研究。你把它渲染上一层虚构色彩，结果就弄得像是在欧几里得第五命题中掺进

了恋爱故事或者私奔情节一样。”

“但事实的确有些离奇，”我反驳道，“我不能歪曲事实。”

“有些事实可以不写，或者至少在详述时有一个公正的视角，让别人自己去领会。这案子里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我怎样通过精密的分析推断，从事实的结果找出原因，从而破案的过程，仅此而已。”

我写那本小书，本来是想取悦他，没想到反而受了批评，因此我感到很恼怒。我承认，他的自负激怒了我，他似乎要求我著作的每个句子必须完全致力于描写他个人的行为。和他同住贝克街的几年里，这位伙伴不止一次让我感觉到，在他的静默或说教中总是隐藏着一些骄傲和自负。我不愿再多说了，只是坐着抚摸自己的伤腿。我的腿曾被吉赛尔步枪子弹打穿，虽然走路无碍，但是一遇天气变化就会感到痛楚难挨。

停了一会儿，福尔摩斯装满了他那陈旧的石楠根烟斗，慢慢说道：“最近我的业务已经发展到了欧洲大陆。上星期有个叫弗朗索瓦·勒·维亚尔的人来向我请教，你可能知道他，这个人最近在法国侦探界已经崭露头角。他具有凯尔特民族的敏感性，但是缺乏了提高侦探技术所必需的广泛学识。他向我请教的是一件关于遗嘱的案子，很有意思。我介绍了两个相似的案例供他参考，一件发生在 1857 年的里加，另一件是 1871 年圣路易斯的那个案

子。这两个案件为他指明了破案的途径。这是今天早晨收到他的感谢信。”说着他就把一张弄皱的外国信纸推给了我。我看了一下，里面夹杂了许多恭维话，充满了“伟大”“有力的行动”“高超的手段”这类表达那位热情的法国人的景仰和称赞的词语。

“他像是一个在和老师讲话的小学生。”我说。

“他有些夸大了我对他的帮助，”夏洛克·福尔摩斯轻轻地说，“他自己也相当有才华。一个理想的侦探所必备的条件，他大半都有。他有观察和推理的能力，只是缺乏学识，这在将来还是可以学习的。他现在正在把我的几篇短文翻译成法文。”

“你的作品？”

“你不知道吗？”他笑着嚷道，“说起来很惭愧，我写过几篇专论，不过都是技术方面的。你记不记得那一篇《论各种烟灰的辨认》？在那篇文章里，我列举了一百四十种雪茄、纸烟、烟斗丝的烟灰，还用彩色插图说明了各种烟灰的区别。这是在刑事案件中常常出现的证据，有时甚至是全案最重要的线索。比如说，你在一个谋杀案里确定了凶手吸的是印度朗卡烟，这显然就缩小了你的侦查范围。特里奇雪茄的黑灰和鸟眼烟的白灰之间的区别，在训练有素的人看来，就像白菜和马铃薯的区别那样明显。”

我说：“你的确对细枝末节了若指掌。”

“我领会到了它们的重要性。这是我写的一篇关于脚印跟踪

的专论，里面还提到了用熟石膏保存脚印的方法。这里还有一篇奇妙的小论文，说明一个人的职业可以影响到他的手形，附有石匠、水手、木刻工人、排字工人、织布工人和磨钻石工人的手形插图。这些对科学的侦探术有巨大的实际意义，特别是在有无名尸体的案件以及在探索罪犯身份时。只顾谈我的爱好，让你感到厌烦了吧？”

我恳切地回答：“非但不觉得厌烦，反而很感兴趣，尤其是在我曾经亲眼见过你对这些方法的应用之后。你刚才谈到观察和推断，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两者是彼此关联的。”

“几乎没什么关联。”福尔摩斯惬意地靠在椅背上，从烟斗里喷出一股浓厚的蓝烟圈，回答道，“举例来说，通过观察我可以知道，你今天早上去过韦格摩尔街邮局，而通过推断我得知，你在那里发了一封电报。”

我说：“对！完全没错！但我真的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那是我临时决定要去的，并没有告诉任何人啊。”

对于我表现出来的惊讶，他轻声一笑，说道：“这个太简单了，简直不需要解释，但是解释可以帮助你分清观察和推断的范围。我观察到在你的鞋面上沾有一小块红色的泥土，韦格摩尔街邮局对面正在修路，掘出的泥土堆积在人行道上，进出邮局的人很难不踏进泥里。那里的泥是一种特殊的红色，据我所知，附

近再没有那种颜色的泥土了。这是通过观察得出的，其余的则是凭借推断。”

“那你是怎么推断出我发了一封电报的呢？”

“因为我今天上午一直都坐在你的对面，并没有看到你写过信。我也注意到在你桌子上有一整张邮票和一大捆明信片。那么你去邮局除了发电报之外还会做什么呢？除去其他的因素，剩下的必然就是事实了。”

“这件事确实如此。”我略微思考之后回答，“正如你所说，这是最简单的一件事了。如果我现在给你一个比较复杂的考验，你不会觉得鲁莽吧？”

他回答：“正好相反，我很欢迎，正好省得我第二次注射可卡因了。你提出的任何问题，我都愿意研究。”

“我常常听你说，在任何一件日用品上面都会留下一些显示使用者个人特征的痕迹，对于训练有素的观察者来说是很容易辨认出来的。我这里有一块最近才得到的表，你能从上面找出它旧主人的性格和习惯吗？”

我把表递给了他，暗自想打趣他一下。在我看来，这个测试是无法解答的，也算是我给他平日里独断作风的一个教训。他把表拿在手里掂了掂，仔细地查看了表盘，又打开表盖，认真察看了里面的机件，先用肉眼，然后又用高倍放大镜观察。最后，他

阖上表盖，把表还给我时，面部沮丧的神情几乎使我笑了出来。

他说：“几乎没留下什么痕迹，这块表最近刚清洁过，最主要的痕迹都被抹掉了。”

“正是。”我回答道，这块表是清洁之后才送到我手里的。我心里想着，我的伙伴用这种蹩脚无力的借口来掩饰他的失败，就算是一块未清洁过的表，又能找出什么蛛丝马迹？

“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我的观察也不是完全没有结果。”他用恍惚的眼神仰望着天花板说道，“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你尽管指出来。我想这块表是你父亲留给你哥哥的吧。”

“你无疑是从背面刻的‘H.W.’两个字母知道的吧？”

“不错，‘W’代表你的姓氏。这块表差不多是五十年前制造的，表上刻的字的磨损程度和制表的时间一样久远，所以这是你上一辈人的遗物。凡是珠宝一类的东西，按习俗多传给长子，长子又往往袭用父亲的名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所以我断定这块表是在你哥哥手里的。”

我说：“的确没错，还有别的吗？”

“他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很落拓，本来可以拥有光明的前程，但是他把好机会都放过了，因此他的生活常常很潦倒，但偶尔也有境况很好的时候，最后嗜酒而死。这就是我能看出来的了。”

我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忍不住在屋子里懊恼地踱来踱去，内

心涌出了无限痛楚。

“福尔摩斯，这可有些卑劣。”我说，“我真的无法相信，你竟然会这么做。你一定预先调查了我哥哥的悲惨史，现在又假装用一些玄妙的方法推断出这些事实。你觉得我会相信你是从这块旧表上发现这些事实的吗？不客气地说，你这是在玩骗术。”

“亲爱的医生，”他温和地说，“请你原谅我。我按照理论来推断一个问题，却忘了这对你来说可能是件痛苦的隐私。我向你保证，在你让我观察这块表之前，我并不知道你还有一位哥哥。”

“可你是怎样奇妙地推测出这些事实的呢？你所说的没有一样不符合事实。”

“啊！这可真是侥幸，我只是说出了一些可能的情况，并没想到会如此正确。”

“但这不仅仅是猜想吧？”

“不，不，我从来不猜想。猜想是很不好的习惯，它对于逻辑推理简直是毁灭性的。你之所以觉得奇怪，是因为你不了解我的思路，或者没有注意到那些往往能推断出大事来的细节。举例来说吧，我开始时说你哥哥的行为很放荡不羁。请看这块表，不仅在下面的边缘上有两处凹痕，而且在整个表面上还有无数的伤痕，这是由于经常把它与钱币、钥匙等坚硬的物品一起放在衣袋里的缘故。对一块价值五十几尼的表这样漫不经心，说他生活放